

幕

墨

黑 幕

[英] 杰克·希金斯

著

[法] 让·布鲁斯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北京

94
【英】杰克·希金斯 著
【法】让·布鲁斯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新华书店发行

绥棱印刷厂印制

12月6日
787×1092毫米 1/32 15.6印张 336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50 000册

ISBN7-80049-303-2/I·42 定价：4.00元

内 容 简 介

《黑幕》是一部描写两个国家的特工组织所雇用的职业杀手之间激烈争斗的惊险小说。受雇于某大国的职业杀手巴里在西欧各国屡屡作恶，英国特工组织起用了曾在越南战场服过役的高级特工布罗斯南来铲除恶魔巴里。在布罗斯南和巴里之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其间，火与血、灵与肉的冲突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惊险画面。

《OSS-117在秘密城》、《OSS-117走红运》是法国作家让·布鲁斯系列惊险小说中的两个精采部分，独立成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代号为117的美国高级特工舒伯特艺高胆大、精明过人的形象，从他身上人们可一睹著名的007邦德的风采。小说情节引人入胜，令人爱不释手。

目 录

黑 幕[英]杰克·希金斯 著
朱毅君 尹世洪 译(1)

OSS—117在秘密城.....[法]让·布鲁斯 著
剑横 波折 晓棣 译(198)

OSS—117走红运.....[法]让·布鲁斯 著
晓棣 波折 京英 译(329)

黑 幕

序 幕 越 南 1 9 6 8

救伤直升飞机在1000英尺的高空盘旋着飞越三角洲，一架护航的灰眼镜蛇型武装直升机，相伴在它的左翼，作护卫飞行。大雨将临，远处的丛林上空，云幕低垂，地平线上雷声隆隆作响。

在救伤直升飞机内，安妮·玛丽·奥丁闭着双眼，倚坐在角落里。她是一个身材纤小、橄榄色皮肤的姑娘，乌黑的秀发修剪得短短的，紧贴在额际，这种发式对越战前线的生活环境尤为适宜。她身穿跳伞伪装夹克，胸前的拉链没扣上，里面是一件卡其布丛林衬衫，裤腿塞在她那法国跳伞靴中。最惹人注目的还数挂在她脖子上的两架“尼康”牌照像机。不过，跳伞伪装服的皮制弹药袋里装的不是弹药，而是各种型号的镜头和几十卷35毫米胶卷。

蹲在黑人机长旁边的一位年轻军医，以直率、赞慕的目光凝视着沉浸在睡梦中的她。“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了，”他说，“一位名符其实的女郎。”

“而且还远不止如此呢，孩子，”机长递给他一支烟。
“这姑娘没有哪个地方没去过？去年她还随503伞兵队一起

在卡塔姆空降哩。你读过六七个月前《生活》杂志关于她的故事吗？她来自巴黎，你不会相信吧？她的亲属拥有法兰西银行的一部分财产。”

年轻人睁大了眼睛。“那她在这儿干什么？”

机长咧嘴一笑，“别问我，孩子，就连我自己在这儿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安妮·玛丽睁开了她那动人的绿眼睛。“有烟吗？”她问道，“我的好象已经抽光了。”

机长甩给她一盒烟，“接着。”

——她抖出一支烟，用由子弹壳做成的旧黄铜打火机把它点燃，然后又合上了双眼。那个年轻人说得一点不错。她在这儿干什么来着？祖父视她若掌上明珠，他是法国最有权势的实业家之一。她父亲曾是一位战斗英雄，不幸丧生于阿尔及利亚。两年后，她的母亲也在一次车祸中身亡。

可怜的富家小姐！她撇了撇嘴，露出一丝自嘲的笑意。别墅，仆佣，顶呱呱的英语学校，随后是巴黎大学——在那令人窒息的学习环境中呆一年已经足够了——当然，还有那难以忘怀的男女私情，以及吸毒后的短暂的快感。

是照像机拯救了她。自她8岁时第一次摆弄“柯达”牌小型照像机，她就在摄影方面显示了本能的天赋。从巴黎大学毕业后，她从师于巴黎一位第一流的摄影师门下学艺6个月，随后加入了《巴黎竞赛画报》采访人员的行列。短短一年，她便名声大噪，遐迩皆知。但这还远远不够，当她请求将她委派去越南时，人们竟纷纷报以嗤笑。

于是，她辞职而去，成了自由摄影师。而后，她又与祖父发生了一场争执，迫使他答应利用其一切政治势力，为她从美

国国防部弄到必要的证件。她曾经允诺祖父，只去6个月。不过，她很清楚，毫无疑问，她将会食言。

果不其然，因为到期限时，她回去也为时已晚。她红极一时，采访得来的材料被欧洲和美国各大杂志竞相刊用。《时代周刊》、《巴黎竞赛画报》、《生活》等杂志都乱哄哄地大肆渲染关于这位狂热的法国女郎的独家新闻。对她来说，没有什么采访任务可以叫作是很艰辛或很危险的。

不管这是不是她所追求的，反正，她已体验到了越南战争的真相。这里没有虚张声势的战斗，也没有随风呜咽的军号。有的只是西贡城内蛮乱的巷战，湄公河三角洲的沼泽地，中部高地的丛林。还有那象硫酸一样蚀烂骨头的腿部溃疡。

她花了一整个上午的时间设法寻找去定陶的交通工具，最后她向救伤直升机的驾驶员竖起拇指，做了个要求搭乘便机的手势，才算成行。哦，她太累了。她想到自己似乎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不由微微皱了皱眉。恰在这时，机长突然尖喊起来。

他站在敞开的机舱门口，指着东边几百码开外冲天而起的火焰。救伤直升机摇摇晃晃向那里飞去，护航机紧随其后。

安妮·玛丽起身站在机长身后，探头朝机外窥望。在稻田的一角，有一架烧毁的直升飞机残骸，机旁横七竖八躺着几具尸体。一个穿着美军制服的男子站在堤岸上狂乱地挥着手。

救伤直升飞机开始下降，护航机戒备地在上边盘旋着。安妮·玛丽给一架“尼康”相机装好镜头，拍摄起来。

当他们降到离地面不到30英尺高时，她蓦地觉察到：出

现在她镜头里的是张越南人的脸，而不是美国人的。就在这个时候，机关枪的火舌从50码远处的丛林里喷射过来。

站在舱口的机长来不及躲避。子弹击中了他，把他推向安妮·玛丽，两人一同被抛到了医药用品上。她把他推到一边，单膝跪下。年轻的军医正紧捂着自己一只血淋淋的手臂。一串机枪子弹扫向飞机座舱，传来飞行员一声尖叫。

她紧抓住一根压杆作为支撑，踉踉跄跄向前摸去。与此同时，飞机猛地升高，她一下子从舱门口甩了出去，一头栽到稻田的泥水中。在她上空，救伤直升飞机颠簸着，急剧向左拐去，在一团火球中炸得四分五裂。

安妮·玛丽挣扎着站了起来，满身是泥，她发觉自己正面对着那个穿美军制服的越南人。他端着一支苏制AK—47型步枪，枪口直指着她。远处的沟渠里，五六个头戴草帽、身穿黑色宽松裤的越共爬出水沟，朝她逼来。

那架灰眼镜蛇护航机俯冲下来，密集的弹雨迫使越共缩了回去。护航机在空中盘旋。这时，四五十个北越正规部队士兵在远处稻田边的丛林中钻了出来，开始朝飞机开火。护航机朝他们扑去，发射了几枚火箭，越南人慌忙退进丛林，护航机飞走了，然后在这一地区上空慢慢兜起圈来。

安妮·玛丽傍着水沟蹲下，费力地喘息着，而后慢慢站立起来。她打量着焚毁的直升飞机和浸泡在泥水中的尸首，四周一片寂静。在有生以来最危险的紧要关头，她孤身无援。要想获救，无疑只能靠灰眼镜蛇飞机通过无线电召来增援部队。在那之前，她的确只有一件事可做。

挂在脖子上的“尼康”相机糊满了泥，她从跳伞伪装服里拿出另一架相机和镜头，打开一卷新胶卷。她在齐膝深的

水里蹒跚行，开始把周围血战后的惨象拍摄下来。她冷静沉着，从容不迫，一副完全超然的神态。随后她转过身，发现3个越共就站在30码开外的地方。

一阵难耐的静默，那几张阴郁的东方人的脸上毫无表情。站在中间的那个十五六岁年纪的越军，抬起了AK—47步枪，小心地瞄准了她。安妮·玛丽也同样谨慎地举起了“尼康”相机。她想，要死了。这将是最后一张照片：一位穿着黑色宽松裤的漂亮的男孩。在他们头上，天空雷声轰鸣，大雨倾泼而下。突然，雷雨中传来一声高喊，那是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的勇士的呼喊。

越共开始转身，在他们背后，一个男子从40码外的高高的芦苇丛中窜了出来，朝越共扑去。他手中的M—16型步枪搂开了火，子弹倾泻而出，他的嘴张得大大的，口中狂呼乱叫。

她条件反射似地移动着相机，连续不断地拍摄他扫射时的情景，干掉了一个，两个，这时她的救星扑到那男孩面前，将子弹一颗不存地打进了对方的身体。他没有再往枪里重新装弹。只是一把抓住她的手，在水中扑腾着，向后朝芦苇丛退去。

此时，他们后面的田埂上，响起了一片呼喊声，紧接着枪声大作。她仿佛觉得左腿被人踢了一脚似的，扑倒在地。她转过身，给M—16换上一个弹夹，狂笑着朝田埂一阵猛扫，那架势真叫不寒而栗。当他弯下腰，把她拽起来时，她从他手上感受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力量。于是她站起身，俩人一起来到芦苇丛中的安全地带。

他扶她在一个露出水面小土墩上坐下，用刀割开她的卡其布裤腿，察看伤口。

“你真运气，”他说，“直接穿过去了。看来是M—1子弹打的。要是AK型的，骨头要打成碎片喽。”

他娴熟地用急救绷带包扎好她的伤口。又敲开了一支针剂，给她注射了吗啡。“你需要这东西。枪伤起初不疼，因为吓晕乎了。过后才疼得厉害。”

“是切身体会吗？”

他苦笑一声。“你尽可以这么说。给你一支烟，不过，我的打火机掉了。”

“我有一个。”

他打开一包烟，抽出两支叼在嘴里，又把烟盒放回口袋。她把黄铜打火机递给他。他点着烟，把其中一支塞在她嘴边。然后，仔细打量起打火机来。

“苏制7.62毫米口径子弹，还真有意思。”

“是我父亲的。1944年8月，他救了一名将要丧生于游击队枪口下的德国伞兵上校。上校把这打火机送给他留作纪念。我父亲在阿尔及利亚阵亡了，”她补充道，“那是他从这个地方死里逃生以后的事了。”

“对你真是莫大的讽刺，”他把打火机递还给她。

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她说，“不，你留着用吧。”

“作为纪念品？”

“死的象征，”她说，“我们决不会活着离开这儿了。”

“哦，我不明白。那架灰眼镜蛇还呆着没走。增援部队

20分钟内就能赶到。就象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影片《第六步》中那样，来得正是时候。我最好让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来一趟。”他从身旁的弹药袋里取出一支手枪，朝空中发射了一发红色信号弹。

她的腿伤开始作痛。她说，“这样他们现在也知道我们在哪里了。我是指越共。”

“他们已经知道了。”

“他们会来吗？”

“我想会的。”

他用一块破布将M—16型步枪擦拭干净。而她则举起相机，调节起焦距来。透过取景器，她能看到这位膀宽腰圆，身高6英尺的大汉的特写镜头：他那一头黑发被汗带束在脑后。凯尔特人独具的面颊骨上皮肤绷得紧紧的，深陷的双颊和坚实的下巴胡茬密布。但最醒目的特征是他的双眼——灰色的，宛如石板上面的水，平静如镜，蕴藏着自身的秘密。

“你是什么人？”她问。

“马丁·布罗斯南中士。空降别动队员。”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糟透了。那帮狡诈的小土包子身材才我们一半大，却把我们给截住了。恰象截住你一样。我们例行巡逻完以后，在搭机去定陶的路上，14个人加上机务人员，现在肯定唯独我大难不死了。”

她又拍了几张照片，他皱起了眉头。“你没个完，是不是？就象去年在《生活》杂志上报道你的那小子一样。真是活见鬼。就连那个小毛孩子要开枪置你于死地时，你竟还打

算把他照下来。”

她放下相机。“你知道我是谁？”

他笑了。“有多少女摄影师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呢？”

他的口音中好象有什么东西使她大惑不解。“布罗斯南，”她道，“这个名字我以前还从未听说过。”

“爱尔兰人，”他说，“说确切点，克里郡人。”

“我觉得你讲起话来象是英国人。”

他故作惊恐地望着她。“听你这么说是，我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按捺不住的。还有我母亲，上帝保佑，她会忘了自己是个贵妇人而啐你一口。她是真正的爱尔兰——美国血统的波士顿人。布罗斯南家族在很早以前的饥荒时期从远方移居而来，都是新教徒。我母亲本人出生于都柏林。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始终不肯原谅我父亲，因为他没有把我抚养成一个天主教徒。”

安妮·玛丽明白他的用意：他是想通过不间断的谈话来使她摆脱忧郁的心境，不过她挺乐意他这样做。“那么，你的口音该作何解释呢？”她问。

“哦，依我看，部分原因是由于安多瓦尔预备学校，以及正规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习。”

“原来如此，”她说，“那你现在在越南干什么？”

“我也时常对自己提这个问题，”布罗斯南说道，“我本想在英国一直念下去并获得博士学位。不料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们的园林工哈里在温室里失声痛哭。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首先向我表示歉意，而后告诉我说他刚得到儿子乔在越南阵亡的噩耗。他的另一个儿子，伊利，一年前才在涠

公河三角洲送了命。”

两个人沉默不语。大雨滂沱。“后来呢？”

“我母亲给了她1000美元，他感恩不尽。”

布罗斯南凄惘地摇了摇头。安妮·玛丽轻柔地说：“为此你作出了重大的选择。”

“他使我感到愧疚。我意识到这一点后，就采取了行动。”

她说：“那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

“越南吗？”他耸耸肩。

“你很欣赏吧？你已嗜杀成性了，我想。”他那双灰眼睛顿时警觉起来。她继续说，“请你原谅，我的朋友。可观察相貌，你想必明白，那是我的本行。”

“我不能断定自己是否杀人成癖，”他说，“但我精于此道。在这里你就得如此，假如一个家伙提枪冲你而来，而你又想回家过圣诞节的话。不过有一件事我很明白：我受够了。我的服役期到一月就满了，但对我来说，那不可能很快到来。还记得T·S·艾略特说过的那句话吗？他说，我们没有选择那条路，我们就无法打开进入玫瑰园的大门。那么，从现在起，我将要打开视野之内的每一道门。”

吗啡开始生效，疼痛消除了，但她的感觉却变得迟纯了。“以后怎么办？”她懒洋洋地问道，“回普林斯顿去拿博士学位？”

“不，”他断然地说。“我的变化太大了，不宜再去那里。我打算去都柏林，三一学院。那儿和平、安宁。我要去寻根。我会一点盖尔语，这是我孩提时代妈妈灌输给我的。”

“在这之前呢？”她说，“没有姑娘等你回家吗？”

“有十好几个呢，不过我倒更情愿坐在巴黎香榭里大街人行道上的某家酒吧里，和你一起啜饮法国绿茴香酒，而你则穿着一件巴黎长衫。”

“还有蒙蒙细雨，我的朋友，”安妮·玛丽闭上眼睛，“这是绝对必要的。这样我们可以嗅到湿润的栗树味。巴黎游历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你若是这么讲，”他说，这时近旁的芦苇一阵摇曳，他用手攥紧了M—16步枪。

“哦，我真是这么想的，马丁·布罗斯南，”此刻她的声音里带着很浓的睡意，“领你观光游览，会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

“那么，就约定了，”他轻声说着，单膝跪起，蹲伏着，一串子弹飞进了芦苇丛。

只听一声痛苦的惨叫，接着一阵点射回敬过来，什么东西打中了布罗斯南胸部的左上方，他朝后仰倒在姑娘身上，

她虚弱无力地挣扎了几下，他仰坐起来，单手擎枪，对着从芦苇丛里冲上来的越共开了火。M—16的弹盒空了，布罗斯南把枪朝那人的脸部猛掷过去，随即又抽出格斗匕首，在两人扑滚到一起时，匕首捅进了那人的心脏。

他在泥淖里躺了好一会，双手死死揪着奄奄一息的越共。突然，两架“空中袭击者”号战斗机从头顶俯冲下来，五六架护航机也从雨幕中闯进了眼帘。

布罗斯南痛苦地爬起身，用那只未受伤的胳膊把安妮·玛丽拉了起来。当他们涉水走向开阔的稻田时，他开口说：

“我跟你说过，援兵会来的。”

“来得正是时候。接下来呢？”

他露齿一笑。“有一件事是确定不移的。从此以后，一切只会变得越来越好。”

第一章 巴 黎 1979

11月凛冽的寒风吹过塞纳河，夹带着雨点扑打着桥边通霄咖啡馆的玻璃窗。店堂又小又蹙脚，只有五六张桌子。出入其间的通常多为妓女。但在这样的一个夜晚，连她们也不愿光顾此地了。

酒吧的男侍者倚在柜台上，正读着报纸。杰克·科德尔坐在朝窗的一张桌旁，成了这儿唯一的顾客。他人高马大，满头乌发，才30出头。他身上穿的工装裤，磨破的皮夹克，加上布帽子，使他的外表看起来活象街上鱼市的夜间搬运工，而实际上他却与此毫不沾边。弗兰克·巴里说好11点半来这里碰头，因此，为保险起见，科德尔11点便赶到了这里。现在已过了12点半。不过。他并不感到焦虑。同巴里打交道，你永远也不会摸得着头脑。

科德尔点燃了一支烟，招呼道，“一杯浓咖啡，再来杯科涅克白兰地。”

这时柜台后面的电话铃骤然响了起来。男侍者立刻接过电话，然后探询地转过身来。“您叫科德尔？”

“没错。”

“街上拐角处似乎有辆出租车正等着您。”他放下听筒，问道：“您还要咖啡和白兰地吗？”

“我想有杯白兰地就成。”他没来由地打了个寒噤，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把几个法郎撂在桌上，转身走了出

去。

狂风裹着雨滴扑面而来，他跑到那辆破旧的“雷诺特”出租车跟前，猛地扭开后门，钻进车内。车即刻就开动了。司机是个老头，胡子乱蓬蓬的。科德尔觉察到他正从反光镜里窥视着自己。他们驱车穿过迷宫似的后街，谁也没吭气。最后，汽车驶进码头区，在一间仓库外停了下来。在雪亮的灯光下，只见一块牌子上写着：雷诺依尔父子进口公司。司机不动声色地坐在那儿。科德尔下了车，随手关上车门，出租车一溜烟开走了。

除了雨声，四周一片寂静。借着招牌上映射出来的微光，科德尔看到仓库大门上有一扇小门。他一拧把手，门立刻开了，他走了进去。

仓库里黑古隆冬，不过尽头有一盏灯，他径直朝光亮走去。那盏没有灯罩的灯下放着一张搁板桌，旁坐着一个男人。他面前放着一张摊开的地图，正在一个皮面小日记本上记着什么。

“喂，弗兰克，”科德尔招呼道。

弗兰克·巴里抬头一望。“啊，你来啦，杰克，让你远兜远转了，很抱歉。”

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只是稍带一点北爱尔兰口音。他向后靠在椅子上。一头淡黄色的波浪卷发，使他比48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不少，黑色柏帛丽军用雨衣奇妙地赋予他一种俊秀优雅的外表。他相貌英俊，清癯的脸上始终含着笑意，仿佛世界和它的居民给他带来了永久的欢乐似的。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科德尔问。

“可以这么说。你知道英国外交大臣此刻正在会晤吉斯